

## 如何开启铁函?

几天前,宋代长干寺地宫中的舍利函“移驾”南京市博物馆的库房。由于舍利函在地下沉睡了近千年,盛放舍利的铁盒已经锈蚀,把整个铁函塞得满满的,看不到缝隙。如何开启铁函?这可愁煞了考古、修复专家们。

昨天,专家们最终决定在今天直接开启神秘铁函。而整个开启过程,凤凰卫视、南京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给予直播,市民在家也能看到铁函中的神秘宝贝。

## 铁函已破损 内有积水

按照常理,盒子都会有盖子,会留下缝隙。但是,铁函在地下沉睡了近千年,就连放在地宫内礼佛的铜钱也和铁函融为了一体。

一位专家透露,铁函锈蚀得厉害,找了好多天,既没有找到开启的锁,也没有找到到缝隙。据说,一开始专家们

企图用X光探照仪,看看铁函里面究竟有啥宝贝,但铁片太厚,X光无法穿透。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核心专家们周末都没休息,就是在想开启铁函的点子。“他们想不破坏铁函,开启后还能复原,但有很大的难度。”昨天,经过专家讨论,

最终决定采用化学品把包住铁函的铁箍一点点融化掉。

据了解,目前铁函3/4已经开启,但还没有最终打开。也许是在地下近千年,加上铁函已经锈蚀,有的地方已经破损,地下水渗透到了铁函里面,专家们发现铁函里面还有积水。

## 24小时监控 大门加密

虽然有专家认为,现在是雨水季节,太潮湿,不利于文物保护,应该在秋天气候比较干燥的时候开启,但这个观点没有被采纳。有专家认为,铁函内有舍利子,而舍利子是吉祥之兆,在奥运会之前开启,可以为奥运祝福。因此,铁函将于今天开启。

不过,开启的过程相当谨慎和神秘。据了解,如今和铁函打过照面的,都是一些最核心的专家和领导,就连南京市博物馆自己的考古队员都没看到铁函究竟长啥模样。

开启将在博物馆负二层文物库房中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封闭进行。专家

说,这是因为库房内恒温恒湿,和铁函在地下封闭的环境很接近,有利于文物的保护。为了防止有人图谋不轨,库房的大门设了密码,外加两道锁,分别由三人保管。这还不算,库房里还布满监控器,红外摄像头24小时无盲点监控。

## 今天将进行现场直播

这次铁函开启,南京博物馆显得相当慎重。

铁函还在地宫的时候,就专门邀请了中国非常权威的考古专家徐萍芳做指点;发掘过程中,南京博物院文保专家奚三彩、首都博物

馆丝绸专家王亚蓉、南京市博物馆修复专家汪桔生三人坐镇。

而此次铁函开启,依然是奚三彩坐镇。陝西法门寺地宫的主持发掘者韩伟和杭州雷峰塔地宫的主持发掘者黎毓

馨已经于昨天赶到南京,他们将对开启做现场指导。

本次铁函开启,南京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凤凰卫视将于今天9:30-10:30、12:00-13:00、16:00-17:00进行现场直播。

## 神秘舍利函今天开启

## 铁函里有什么?

以前,曾经有专家推测铁函上有文字。按照过去宋代地宫开启的经验,舍利函的盖子上会写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主要是用来介绍这个地宫是怎么回事,铁函内放有什么宝贝之类的。

不过,昨天,一位曾经主持过宋代地宫考古发掘的专家告诉记者,也有特例:“文字信息也会记录在石碑上。”这位专家说,这个舍利函的盖子上应该不会有文字了,因为所有的文字已经记录在铁函上面的那块石碑上了。

## 铁函是长干寺之宝?

那么,石碑上刻了什么文字呢?“金陵长干寺塔身藏舍利石函记”、“金陵长干寺”,石碑上的字样,把人们引向了宋代的古长干寺。而下面的注解:“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金陵长干寺演化大师可政和守滑州助教王文等人,得宋真宗允许,修建九层宝塔”,更可以让人们知道,北宋高僧演化大师可政,在北宋祥符年间,也就是1011年,得到

宋真宗的同意,在长干寺修建了圣感舍利塔,这也就是石碑上记载的“九层宝塔”。

虽然文字记得明明白白,但还是有专家认为,这个地宫是大报恩寺地宫。虽然铁函至今没有打开,但可以预料的是,铁函的打开将会石破天惊!这位专家说:“地宫仍在清理中。我相信,这个地宫绝不能排除明代重新瘞藏或承用前代地宫的可能。”

## 佛顶真骨是咋回事?

舍利函内有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石碑上写着:“感应舍利十颗”、“佛顶真骨”、“诸圣舍利”、“金棺银椁”、“七宝阿育王塔”。

那么,佛顶真骨是什么呢?曾参与挖掘山东汶上宝相寺的汪海波在他的博客上做了详细的解释:释迦牟尼佛荼毗后,阿难等弟子从灰烬中得到八斛四斗(另说一石六斗)佛祖舍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舍利呢?从流传至今尚可瞻仰的舍利及佛教典籍中的记载可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未烧尽的遗骨残片,如牙齿、指骨、锁骨、顶骨及头发等;另外一种如五色珠般莹

坚固的舍利和白色珠状舍利,后者居多。

“‘真骨’又称‘真身’,是相对‘影骨’而言。‘佛顶骨’在史料典藏中记载很多,现实中也多有发现。”汪海波举例说,河南邓州福胜寺塔于1988年修复时发现地宫,在地宫中发现金棺、银椁及佛骨、佛牙、舍利等。金棺内,前面放“顶骨”一尊,后边放“佛牙”一枚;山西临猗双塔寺北宋塔基出土的石函中有“诸佛顶骨、顶骨、指骨等舍利”,数量极大,佛骨包括顶骨、指骨、脊椎骨、臼窝骨、股骨、腿骨、佛牙……

快报记者 胡玉梅

## “不知贪污是重罪”背后的隐喻

## 【中国观察之椿桦专栏】

曹桂芳,女,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水利局局长。2005年12月23日,乐山市中院以贪污罪判处曹桂芳有期徒刑7年。经过两年多的改造,她感悟到了什么呢?《检察日报》8月5日披露了记者对她的专访,获得如下答案——狱中的曹桂芳说:“直到被逮捕,我才知道贪污是重罪。”

我们都见识过不少级别高或贪污数额大的知名贪官,对于无名小贪则缺乏关注。但曹桂芳的一句惊人之语,大概足以让贪污十几万的地成为“名贪”了。我认为这也是好事儿,让全国的官员们都来嘲讽“不知贪污是重罪”的无知,也不失为一种良

好的思想教育形式。

大家对曹氏的惊人言语都嗤之以鼻,认为她说谎者有之,认为她素质低下者有之。按照庄子“子非鱼”的逻辑,我们其实很难对一个人的真实感受下准确结论。因此,我们不妨多观照一下这句“无知语录”本身的意味。譬如,很多贪官,无论大贪还是小贪,都清楚地明白贪污肯定属于重罪,但他们不是照样贪了吗?他们的法律知识与为官素质,能比曹桂芳好到哪里去?

我恰恰认为,曹桂芳对法律的无知,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来自于那些名贪与大贪的影响。太多的官员在贪污受贿过程中,好像并没有拿法律当回事儿,他们也同样是在执法人员光临后才懂得“贪污是重罪”这一

道理。还有更现实的一点,就是法律对贪污受贿者的追究,比较容易混淆人们对贪污性质的认识。例如,贪污几百万判死刑,贪污几千万判死缓。《检察日报》8月4日关于“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受贿4000多万被判死缓”的法律讨论,就是现成案例。与胡星相对应的是,涉案数百万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都被判了死刑。当然,更具说服力的案例应是受贿不被判刑。2005年,湖北省纪委的一份通报正好列举了两起腐败案件:原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受贿102万余元,另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审判判17年;原武汉市副市长李涛收受礼金20多万元,因认错态度较好,给予

开除党籍、撤销副市长职务处分——都是收钱,但前者是“受贿”,后者是“收受”;前者是坐牢,后者只是撤职。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今年两会上披露了这样的数字:近5年来,最高检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谁都相信,在庞大的贪官队伍中,没几个人不具备法律常识,但只要他们以身试法了,都可以视他们并不懂得“贪污是重罪”的道理。广大贪官们不懂得这个基本常识,需要检讨的肯定并不止他们。而检讨并完善反腐法制体系,彻底约束权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

## 万人购房团被指违法,谁的尴尬?

## ■热点纵论

深圳万人购房团自面世的那天起,就被涂抹上了娱乐色彩,是得偿其愿还是半路夭折,是成为民间突围的标本还是沦为自愚愚人的闹剧,人们静观其变。就在这个关节,一名律师的说法让人顿生悲感之感。

广东律师金焰认为,邹涛的“万人住房团购”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并且长时间存在的组织,这样的组织不登记就属于违法行为。另外,金焰认为,团购可能导致市民资料外泄。邹涛购房团,没有提供任何可供监督的信息,其真实性令人怀疑。

(8月5日《新京报》)

就购房团不登记就属于违法而言,金律师所指非虚,叫停“万人住房团购”完全师出有名。历史总有陈迹可循。犹记得当年个人集资建房风生水起时,温州一起个案因其启动迅速、手续健全而为人推崇,甚至被描摹成个人

集资建房的标本。其最引人注目的关键一条是,他们顺利地拿到了地。谈到为何能拿到地,温州市“个人集资建房”牵头人赵智强坦言:主要得益于市场营销协会的社团组织背景、当地便捷的融资渠道。这段话透露出许多耐人寻味的信号,如果没有市场营销协会的社团组织背景,即便融资渠道再便捷,恐怕也是有心无力、徒唤奈何吧。

前车之鉴,犹未远矣。深圳万人购房团到底能走多远,实在令人不敢乐观。毕竟,没有合法社团的依恃,徒有匹夫之勇,只会死得很难看。其实,任何民间组织,只要引领得当,总会裨益无穷,此次抗震救灾中的民间组织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在楼市暴利中突围固然是购房团的最大使命,但能否实现另一层突围,则真正决定着购房团们的未来命运。不管如何,万人购房团被指违法,绝不只是购房人的尴尬。(王石川)

## 摩天轮经济是“奶牛考察”的产物

## ■公民发言

中国南海研究院对韩国济州岛、新加坡等知名旅游目的地进行了考察。调研组认为,同处热带地区的海南可以借鉴新加坡经验,耗资10亿建设一座世界第一的摩天轮。

(8月5日《海南日报》) 建一座世界第一的摩天轮,凭借世界之最创造注意力经济——被调研组津津乐道的“摩天轮经济”,听上去像说书似的,充满了“只要这样就能那样”的超级虚幻主义假想,让人忍不住想笑。本身,这个巨型摩天

轮,永远就只有更高而没有最高,“世界第一摩天轮”恐怕还没建成,就被别人超越了。新加坡135米的飞行者摩天轮刚建成,北京208米的朝天轮已经快要完工了;北京朝天轮还没“成为新世界之最”呢,武汉260米的南岸嘴摩天轮已经在筹建了。海南岛要建一座“世界第一的摩天轮”,该要建多高才行呢?

退一步说,就算这“世界第一的摩天轮”能顺利建成,想以此来吸引旅游市场眼球,同样是纯属幻想。国内的巨型摩天轮不算上南昌、长沙、郑州、哈尔滨、上海等地都已经建好,北京、

武汉、青岛、天津等地也正在筹建,试问,有哪一座城市因为巨型摩天轮而“迅速提升本地区知名度”了?

事实上,摩天轮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件,人们已经见多不怪,巨型摩天轮充其量只是增加了一个娱乐项目而已,谁又会为了体验一下“世界第一的摩天轮”,而专门去一趟海南岛呢?

后进地区到先进地区去考察学习,不善挖掘别人成功背后内在的本质,而只看到外在的表象,然后简单复制过来当万金油涂抹,这样的“综合考察”除了满足

公费旅游需求,大概也就只能让外国的奶牛认识咱中国人了。所谓“摩天轮经济”,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产物。

遗憾的是,相信“摩天轮经济”的国内城市似乎还真不少,这从近年来各地纷纷建设巨型摩天轮的跟风浪潮就可略窥一斑。不知道这些地方的政府有没有考虑过:这么多巨型摩天轮建起来以后,都让谁去玩?有没有可能到时候亏得连内裤都不剩?这究竟是“摩天轮经济”还是“摩天轮陷阱”呢? (舒圣祥)